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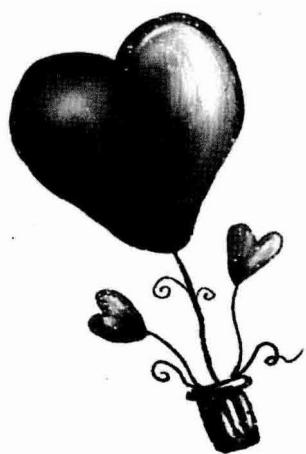


想菲菲

XIANG RU FEI FE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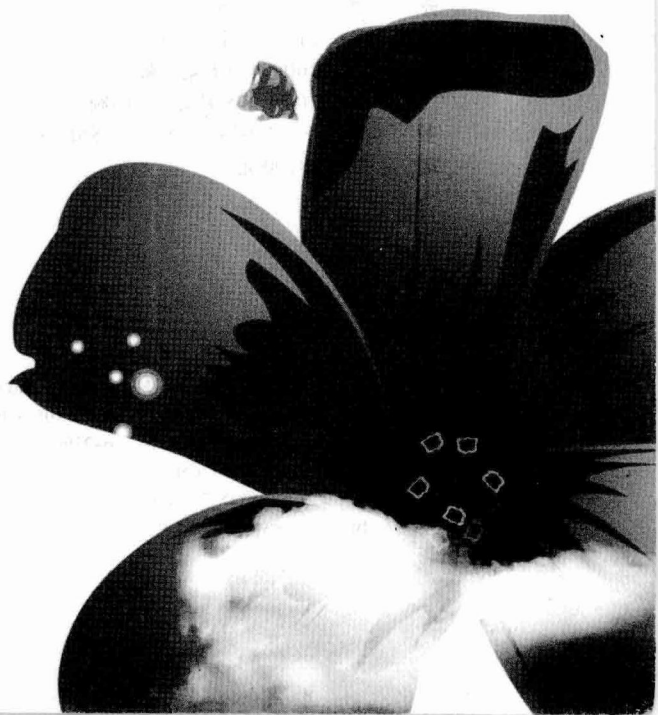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们之间有1000步的距离，
你只要跨出第1步，
我就会朝你的方向走其余的999步。

花清晨 著



想非非

花清晨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想入非非 / 花清晨著. —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9.5

ISBN 978-7-80173-861-5

I. 想… II. 花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5006 号

想入非非

作 者 花清晨
责任编辑 潘建农
策划编辑 何亚娟
美术编辑 姚 静 徐燕南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× 1000 16 开
21.25 印张 372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861-5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目录 contents

chapter 1

- 命运撞车 /5
- 匪夷所思的心理隐疾 /10

Chapter 2

- 遇见的概率有多高 /20
- 报考 H 大的决心 /30
- HK518 ——香港我要发 /33
- 牢狱之家 VS 离婚之家 /39
- 法律是一种生活艺术 /46
- 悲惨平安夜 /52
- 大碗皮肚面的感动 /57
- 淑女迅速养成 /64
- 失恋就像是女人的痛经 /72

Chapter 3

- I am sorry /79
- 狐狸精的挑衅 /91
- 征服世界的三大法宝 /94
- 令人销魂的暧昧 /103

Chapter 4

- 偷窥 /112
- 天意留人 /118
- 有条件同居 /130
- “激烈”一吻 /139
- 完美的设计手稿 /147
- 守门 /152
- 天使 VS 神经病 /157
- 忘不了的滋味 /162
- 你就从了我吧 /166

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/174
青涩初吻 /180
两个寂寞的人 /184
独占 /192
让你的身体留下我的痕迹 /198
半夜猫在叫 /203

Chapter 5

求证 /216
半夜造访 /221
晚宴 /227
密码 /237
选择性失忆 /242
没有理由，怎么原谅 /247
没有任何借口 /254
什么才重要 /260

Chapter 6

黑的，永远漂不成白的 /270
绝不分手 /275
我们结婚吧 /283
母爱的陷阱 /290
错失 /296

Chapter 7

我们重新开始吧 /307
别墅 /312
坚持的果实 /317
The most distant way in the world /324

Special

结婚？还是一万年？ /302
挣扎与守护 /303
如意 /334
爱你一万年 /336
设计师的天分 /338



目录 contents

Chapter 1



❧ 命运撞车 ❧

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
在突然醒来的黑夜
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
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
时钟就快要走到明天
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

.....

伴随着张玉华富有磁性的声音传来，沈先非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来电显示，唇角轻勾，按下了接听键，随即耳机里传来一个极其不耐烦的男声：“我说沈大帅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你已经迟了整整一小时二十五分钟又三十八秒。又不是大姑娘第一次约会，你在磨叽啥呢磨叽到现在？还有五分钟，就到了我和下一个病人约好的时间。”

一想到电话那头正在抓狂的阿穆，沈先非就忍俊不禁，手中握着方向盘，他笑道：“穆医生，有必要将时间算得这么精确吗？上学的时候你常常迟到，也没见你这么有时间观念。你到底在急什么？难不成你下一位病人是位美女？”

耳机里一阵贼笑：“让你小子给蒙对了，还真是位大美女。限你五分钟之内给我滚上来，让哥们我瞧上一眼，然后你就可以滚到一边喝茶去，别妨碍哥们我‘看’美女。”

“已经在你们医院地下停车场内了，马上就到。”沈先非闷笑了几声，挂了电话，瞄准了空车位，向空车位倒去。

将车子停好，桑渝下了车，刚锁上车门，这时包里传来了熟悉的音乐铃声，是张玉华的《原谅》。从几年前，她就开始用这个铃声作为手机的默认铃声，一直不曾换过，她也不知道她想原谅什么。

拉开包，她在包里找了半天都没找着手机。刚才下车时，她随手将手机扔在包里，这会儿不知沉在包的哪个角落里。

一个字，烦。

约了医生的时间就要到了。临走之前，她的小秘袁润之千交代万交代不能迟到，这个全市最有名的心理医生很难预约，为人脾气古怪，最恨人家迟到，若是错过了，下次还不知道要约到什么时候。

最可笑的是，这个医生有个更怪的名字，叫穆挹霖，穆Darling？

铃声还在响着，该死的，是谁找她找得这么急？

她走的时候对袁润之三令五申过了，没有被逼到进太平间的地步，任何事都不准找她，要是耽误了她看医生，回去之后她一定要剥了她的皮。

翻着包包里的手机，踩着脚下那三寸细高跟，她一边走一边低咒。

沈先非倒车的速度就跟蜗牛爬似的，但也没想到这时空车位会凭空闪出来一个人，只听车屁股后一声闷响，车撞上了那个凭空冒出来的人。

桑渝只顾着找手机，并未留意那正在缓缓倒车的车子，在车尾撞上她的那一刻，她一阵惊慌，脚下一个不稳便往后栽倒，头正好撞在了卡车位的铁柱子上，昏了过去。

“要命！”沈先非低咒了一声，急忙下了车。

昨天车尾被一个冒失鬼给舔了一下，倒车雷达的传感器似乎被撞得位置扫地了，还没来得及送修，今天就撞了人。

被他撞倒的是个年轻女人，他急忙蹲下探了探这个女人的鼻息，还有气，顾不上其他，连忙抱起她，往电梯口奔去。

这个女人好轻。

立在电梯里，沈先非时不时地望望怀中的女人，她有一张姣好的面容，如今这个时代，在一群喜欢将脸面弄成调色盘的女人当中，她还真是个异类，有着白皙的皮肤，纤长的眼睑，挺直的鼻骨，细尖的下巴，还有一张让人遐想的红唇……

他在干什么？怎么会和阿穆一样，满脑子的色情思想，没事意淫人家姑娘！

挂在那女人手腕上的包就要掉了，他以手接好，抱紧了她，冲出电梯，便对着眼前好几个白晃晃的白大褂高声叫道：“医生，医生，有人被车给撞了——”

立在病床前，沈先非双手抱胸，盯着床上的桑渝。做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，医生说了，她没什么大碍，只是头部撞着晕过去而已，睡醒了就没事了。

之前为了办理手续，他不得已翻了她的包，在她的钱包里找到了她的身份证。原来她叫桑渝，一个很特别的名字，让他想到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。

他在等她醒来，当面道个歉。

这时，他想起约了阿穆，突然出了车祸，却忘了通知阿穆。约好了晚上请客吃饭，这会儿他这个东家失踪了，这家伙一定要找他拼命了。掏出手机，他拨了阿穆办公室的电话，占线，又拨了阿穆的手机，却是“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内”。

算了，今天他送上门就是任由他们那群人宰割的，反正都逃不了被削，荷包始终都是要大出血，不如让这个家伙多等等，让他知道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

又一个多小时过去了，不知多少次抬手看表，桑渝依然还是没醒。

沈先非忍不住走出病房，对着走廊的尽头叫了几声：“医生，护士，医生，护士——”

“年轻人，这里是医院，没看见这里的告示牌吗？请勿大声喧哗！有什么事直接按铃嘛。”

一位身穿白大褂的老医生，突然像一缕游魂似的出现在沈先非的面前，吓了他一跳。他顺着老医生指的墙上望去，的确是挂了一个禁止喧哗的告示牌，他连声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只是……只是朋友被车给撞倒了，有些着急。”

沈先非想不到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解释他和桑渝的关系，总不能见着一个人就说，是他在倒车的时候把她给撞晕过去的。

“年轻人来医院看病的，都是急得要命的事，没病没痛，不着急，谁来医院？”那老医生走进病房，看了看躺在床上的桑渝，“朋友？是女朋友吧！”

沈先非被这位老医生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尴尬一笑：“误会了，她不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
“年轻人，别急着否认。不是你女朋友，你干吗那么紧张地抱着她，一冲出电梯就大声嚷嚷地叫医生做什么？年轻人，撒谎是不对的。”那老医生一本正经地教训起他来。

嘴角微微抽搐，沈先非对这位“热情过度”的老医生感到无语，话说，这撞伤了人，能有不着急的吗？

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



在突然醒来的黑夜
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

.....

这时，一阵手机铃声传来，又是那首《原谅》，沈先非急忙摸出自己的手机，在看到屏幕上无任何动静时，才意识到并不是自己的手机在响。

“年轻人，是你女朋友的手机在响。”那老医生朝他努了努嘴。

顺着老医生所指的方向望去，病床上，桑渝的身旁，她的包包口微开，正露出一部银色的手机，那首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《原谅》在不停地唱着。

她居然也用这个铃声，好巧。

“年轻人，还看什么看？还不快接，难不成是你准丈母娘打来的？”

沈先非暗自叹了一口气，真是服了这位三八老先生，听着那熟悉的歌声，他走过去拿起那部手机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手机那边一个甜美的女声传来：“请问是袁润之小姐吗？”

袁润之？她不是叫桑渝吗？打错电话了吧。

沈先非望了一眼床上的女人。

等等，这声音很熟悉，沈先非怔了怔，便说：“噢，不是——”

“哦，这样的啊——”其实沈先非的话并未说完，电话那头的女人已抢先了说，声音拖得很长，语调里带着明显的暧昧，接着便自顾自地说了起来，“袁小姐的朋友，您好！请麻烦您转告袁小姐以下留言：‘袁小姐，您好！这里是穆挹霖医生办公室，您约了下午三点整看诊，现在是下午五时三十八分又二十五秒，您整整迟了两小时三十八分又二十五秒，所以作为穆先生的特别助理，我在此提醒您，下次看诊时间，请提前一周电话预约，谢谢！祝您身体健康！’”

在听到穆挹霖三个字时，沈先非的唇角缓缓向上轻扬，难怪这声音听着这么熟悉，这不是阿穆的“贴身”助理护士艾妃妃吗？

听完艾妃妃这一长串公式化留言，沈先非忍不住笑了起来，这个小护士跟在阿穆身边，对时间也越来越敏感了，他轻笑出声：“艾小姐，能不能请穆医生接个电话？”

电话那端即刻传来了一声惊呼：“啊——是、是、是沈先生？！”

“嗯，是我。”

“穆医生等了你很久，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咒骂，说你是不是停车停到火星上去了。穆医生也等了袁小姐很久，他最讨厌别人迟到。沈先生你怎么会和袁小姐——在一起的呢？”艾妃妃的声音充满了好奇。

“袁小姐？哦，你打错电话了，我接的这个电话不是袁小姐的，是另一位桑小姐的。这个说来话长，我在倒车的时候，撞到了桑小姐，所以，现在，在你们医院的急诊病房里，等待桑小姐醒来。”沈先非以最简洁最易懂的语言解释。

“不是袁小姐的？”对话那头一阵沉默，随即又听见艾妃妃说，“这样啊——那个，穆医生打了你很多次电话，但你的手机一直提示不在服务区内，最后他恼火地先走了。不过他临走之前有交代，要是你打电话来，就说七点钟，老地方见，不见不散。”

“好的，我会和他联系的。谢谢你，小艾。”

这一声“小艾”，让电话那头的艾妃妃激动得差点没晕过去，拿着电话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对着桌前的小镜子，眨了眨眼，换了一副柔媚迷人的表情，软声细语地说着：“不客气，沈先生，为您和穆医生效劳是我的荣幸。”

沈先非很自然地笑了笑：“那好，Bye。”

“Bye ——”

挂了机，沈先非望着眼前紧闭着眼的桑渝，皮肤白皙，两颊红润，一张诱人的红唇似能掐出水来，一身价值不菲的套装，还有一个名牌皮包，就连手中的手机，也是时下最新款。这位看起来非富则贵的美女不知受了什么精神压力，以至于要去看心理医生，不禁为她感到有些惋惜。

他微扯了扯嘴角，将手机放回她的包中，拉上包链。

身后沉默已久的那位老医生又开始滔滔不绝：“年轻人，在十大死因排行榜当中，意外事故是头号杀手，而意外事故中，一直居高不下的就是车祸。不会开车就不要开嘛，没事制造什么死亡事件？”

面对这个无聊又三八的老医生，沈先非直觉头痛。

这时，病房门口传来一个暴跳的声音：“四三八，终于让我抓到你了！”

沈先非抬眸，正好瞧见一位小护士，叉着腰，做了一个茶壶状对那位老医生吼道。

那位老医生一见到这位小护士，便迈着坚定有力的步伐向她走了过去，手一举，脚一跺，立即行了个军礼：“有！四三八到！”

“四三八，你居然敢偷主治医师的医袍，该当何罪？！”小护士又是一声怒吼。

那个被小护士叫做四三八的“老医生”指着墙上的告示牌，以食指在唇上点住：“嘘，这里是医院，护士长说了，不可以大声喧哗。要是被她抓到，今天甭吃饭了。嘘——抓他好了，刚才是他在这里大呼小叫的。”



这病号还真是特别。

终于，沈先非明白了，原来那个“老医生”是精神科的病人，病号四三八，一想到先前被他捉弄，真是哭笑不得。

那小护士注意到病床边立着一位大帅哥，顿时心花怒放，举起右手摇了摇，笑靥如花：“Hi ——”

四三八伸手在小护士眼前招了招，打断了她的花痴行为，指着病床上的桑渝高嚷着：“你没机会啦，那是人家的女朋友，看见没？你和她，一个就像是天上的凤凰，一个就像是地上的乌鸦。”

“你闭嘴！”小护士横眉冷对，瞥了一眼病床上的桑渝，心有不甘地拉住四三八的手，凶道，“你，跟我回病房！”

沈先非的嘴角始终噙着一抹淡淡的微笑，在那小护士拉着四三八离开之际，他大步上前，叫住了那位小护士：“护士小姐，借你的笔用下。谢谢！”

小护士又惊又喜，立即将随身携带的笔双手奉上：“不客气，尽管用，尽管用。”

接过笔，沈先非又走向病床前，深深地看了一眼桑渝，不知道她究竟要睡到什么时候。七点钟，他和阿穆还有几个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有聚会，下午他已经迟到了，晚上不能再迟到，所以他决定先走了，不等她醒来。

执起她的右手，沈先非捏在手中忍不住细细摩挲了几下，脑子里立即蹦出了几个词：“纤纤素手，滑嫩肌肤，腕无骨节”。打开她的右掌，他在她的掌心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行动电话，以及一句道歉的话。

写好，他轻轻地将她的右掌合上，盯着她熟睡的面容看了一会儿，才转身将笔还给了那位小护士，说了一声：“谢谢。”

未等小护士发花痴回过神，沈先非已经迈着沉稳的步调离开了。

匪夷所思的心理隐疾

头好痛！

桑渝伸出右手揉了揉后脑勺，那里被撞了个大包，她猛地从床上坐起，这才想起，她好像是被车给撞了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脚刚着地，左脚踝之处传来一阵刺痛，她定睛一看，那里也肿了。

啊，不知是哪个该死的肇事者撞了她，害她躺在这里，错过了看诊的时间。就算是挖地三尺，她也要把他给揪出来。

从包里很快地找到了手机，她拨了一串号码。

“MB，是你吗？你究竟去哪里了？手机一直打不通，我都为你急死了。”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高亢尖锐的声音，喋喋不休地说着话。

“袁润之，跟你说过多少次，不许叫我MB，下次再听到你这样叫我，叫一次薪水扣10%，叫两次扣20%，以此类推！”这个袁润之越来越不把她放在眼里，仗着自己的师妹，恃宠而骄。

“My Boss，我是在叫你我的老板，不是在骂你啊。你可千万不能这样，我上有老，下虽无小，但我还要交男朋友啊，我每月都苦巴巴地等着薪水过活呢。我向你保证，下次不敢了。”电话里袁润之一副为五斗米折腰的狗腿样，赔笑着，“请问桑总您有何吩咐？”

真是个贱骨头，一日不骂她，皮就痒得难受。

“之之，记下，银白色LEXUS，车型GS430，车号XASY520，嗯，应该是这个车号。”520？我爱你？真是个很贱的车牌号，桑渝忍不住低咒了一声，她对英文字母和数字都特别敏感，在撞倒她的那一刹，她只扫了一眼，便记下了，“查一下车主是谁，下午三点钟左右，这辆车子在仁爱医院停车场出现过。”

“520，好有个性的车牌号啊。这款车子超赞，上次我看到广告，你知道广告上说什么吗？整款车子体现‘欲’、‘纯’、‘妙’三种元素，时尚现代、令人瞩目、富有激情，并具人性化。欲你所欲，超其所盼。等我有钱了，我也考虑买一辆。”袁润之眉飞色舞地说着。

欲？纯？妙？富有激情？欲你所欲？真是太色情了。

桑渝冷冷地说道：“袁润之，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做建材家居这行，我认识不少汽车公司的人，要不要我介绍你过去？”

隐约察觉到电话那头老板的怒气，袁润之立马住了嘴，话锋一转：“M——啊，师姐，那个，穆医生那边有打过电话来，说你迟到了，要下次再电话预约了。”

“哦。”要不是被那个肇事者给撞了，她现在也不会躺在仁爱医院的病床上，害她又要再抽出时间。袁润之帮她约那个穆医生至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，这下倒好，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，她都快被烦死了。

“那，师姐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“仁爱医院。”

“你不是没去看穆医生吗？”

“我被刚才让你查的那辆车给撞了，现在正在医院的病床上躺着。帮我尽快查到那家伙是谁，我要他吃不了兜着走，竟然敢肇事逃逸。”

“啊，这么严重！师姐，你别走开，在那儿等我，我马上去接你。你等着。”



手里传来嘟嘟的忙音，袁润之是个行动派。

收了线，桑渝从包里摸出一包烟和打火机，抽出一根，方要点上，一想到这里是医院，又将烟和打火机塞回包里。

这时，她瞥见自己右手掌心有一片蓝色印记，微微一怔。

很快地，袁润之便到了医院，在见到满脸怒容的桑渝之后不禁浑身打了个战，母老虎发威的时候是很可怕的，二话没说，便找了个轮椅，推着她上了车，驾着车离开了。

“师姐，搞不懂你，有豪宅住，你不住，你要住‘毫宅’，有宾利坐，你不坐，你要开MINI。”

“豪宅缺一位打扫卫生的用人，宾利缺一个司机，依你的条件，我给你免试用期，明早八点准时去报到。”

“师姐，不带这样欺负人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师姐，你右手掌心上的字迹，可以证明三件事：一、撞你的是个男人；二、这个男人姓沈；三、他不是肇事逃逸，只是临时有事，不能等你醒来，但把手机号留给你了，意思就是说等你醒了可以打电话找他索赔。可偏偏不凑巧，你手汗太多，刚好把他的名字和手机号那部分给汗没了。”袁润之一边驾着车，一边分析着。

桑渝在看到右手掌心上有字的时候很意外，但她坚持这个撞她的男人根本心不诚，偏偏还姓沈，姓沈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。

“袁润之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怎么还这么幼稚？他要是留给我一个空号，也是临时有事？”

“师姐，我只是不会把人心想得那么险恶，难道你不希望他是真心想赔偿你的吗？”

“小心开你的车。该查的你得给我去查，别以为有了这些破字之后你就给我偷懒。”

“遵命，MB！”

“10%！”

“……”袁润之翻了翻白眼，要是师姐真的扣她薪水，她就决定每周末赖在师姐的“毫宅”里不走，直到把10%赚回来，“桑总，那个，下午标书拿到了。”

私下里袁润之叫桑渝师姐，但在公司人前或者遇到公事的时候，才会叫桑渝一声桑总。

“哦。”桑渝淡淡地应了声。

对于皇廷旗下皇廷酒店这个工程，她势在必得，因为她要赚钱，虽想赚钱，为避免见到某个她不想见到的人，所以对此事表面上是不闻不问，全权交给了袁润之和市场部，但私下关于投标的事，袁润之和市场部经理杨正坤随时向她汇报情况。

“桑总，那个，我今天出门时走得匆忙，钱包丢在了家里，所以购买标书的两百块钱……是我向GD公司借的。”

桑渝摸了摸脑后的包包，还是很肿，瞟了一眼在开车的袁润之，冲着她笑了笑：“很好，你为公司省了两百块，这次美人计把握得很好，记得该用美人计的时候绝对不要吝啬。”

袁润之原以为师姐一定会暴跳如雷，指着她的鼻子破骂“你怎么没将脑袋给丢在家里啊”，很是意外，师姐居然对她笑得这么灿烂，还这么温柔地对她说说话。

不对，以师姐的性子绝不可能这么轻易放过这样好的机会。

袁润之突然一个加速，桑渝捂着脑后被撞痛的包包，怒道：“袁润之，你想提前下岗回家吃自己吗？”

袁润之哀怨地望了师姐一眼，想想算了，和师姐这个没人性的女魔头，说不出啥道理，只可惜标书那两百块要自己掏腰包了，谁叫她在忘了带钱包的情况下，那么没骨气地向桑氏的死对头GD公司借钱的呢。天理啊，你到底在哪儿？自从误打误撞进了桑氏之后，跟在师姐身后，就永远都不知天理二字为何物——

擦干心中的眼泪，袁润之不得不重新启动车子，将师姐载回“毫宅”。

自那日撞到桑渝之后，沈先非会习惯性时不时地看下手机，但事隔了近一个月始终没有接到桑渝的索赔电话。

或许那位桑小姐并不介意，沈先非这样想着。

昨天晚上看此次竞标的几家资料看到很晚，正在洗澡的时候，阿穆的电话就像是催魂一样，一个接一个。

当他回过去的时候，阿穆一本正经地对他说：“不管你沈大设计师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，请你暂时放一放，明天务必抽空来我诊室一趟。”

他刚想追问究竟是什么事，阿穆一句话把他给堵死了：“因为你长时间不接电话，所有解释权我将予以保留。”说完，阿穆便挂了电话。

望着手机，他一脸的莫名。

次日一早，阿穆就打电话提醒他，八点半准时到他的诊室。



沈先非开着车再一次驶进仁爱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这一次，他很小心，生怕又撞到了人。

到了心理科，他敲了敲门，迎接他的是一个粉色的身影：“沈先生，你好！”

艾妃妃像日本女人一样向他深深地行了九十度大礼。

沈先非弯了弯好看的唇角：“我是来找阿穆的。”

“穆医生等你很久了。”艾妃妃见着那倾国倾城的一笑，立马做了一个西施捧心状，随即恭敬地领着沈先非进了里间诊室。

阿穆一见沈先非，一双桃花眼上上下下不停地打量着他。

皱了皱眉，沈先非一脸莫名其妙：“穆医生，请你收起看哥斯拉的眼神。”

阿穆一下子跳到沈先非的跟前，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了一把模型手枪，指着他说：“沈先非先生，现在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”

不知道是不是阿穆研究心理学研究多了，以他现在的举动，在沈先非看来，怀疑他是不是该转精神科了。

沈先非淡淡地道：“你是不是香港警匪片看多了，改研究犯罪心理学了？”

阿穆一把拉过他，将他塞进对面的沙发里，自己又搬了个高脚凳在他的对面坐下，轻咳了几声，又喝了几口水润了润嗓子，终于一本正经地开了口：“阿非，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必须如实回答，要是你敢有半点隐瞒，哥们我一定会将你从十三楼给一脚踹下去。”

“究竟是什么事？”沈先非挑了挑眉。

“阿非，你是不是H大毕业？”

“嗯，确切地说，大四之前是在H大，大四上到一半后去了英国中央圣马丁。怎么了？”沈先非觉得阿穆从昨晚开始就神神秘秘的，不对，应该说是神经兮兮的。

“OK，反正你在H大读过书就好，当时你念的是不是商业美术系室内装潢设计专业？”

“老兄，我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天，你不就知道了吗？”沈先非好笑地反问。

“嗯嗯嗯，那么我再问你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们系里是不是就你一个叫沈先非的？”

“当然只有我一个，我百分之两百确定。”

“那么，在国外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结过婚，然后又离了婚？”

听到这个问话，沈先非先是一怔，然后伸手摸了摸阿穆的额头，说：“你是不是心理病人看多了，也发神经了？我怎么可能会结婚还离婚？”

“看着我的眼睛说。你有没有结过婚？有没有离过婚？认不认识你们H大，比你低一届，一个叫袁润之的女生？”

袁润之？这个名字好熟悉，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沈先非想起来了，一个月前他撞晕了那个女人，阿穆的助理小护士艾妃妃打错了电话，叫的就是这个名字。

沈先非看着阿穆的眼睛，从未见过他这样正经过，同样很严肃地告诉他：“没有。没有。不认识。”

“人的大脑可分成左右两半球，根据科学研究证明，理解数学和语言的脑细胞集中在左半球，而发挥情感、欣赏艺术的脑细胞集中在右半球。”阿穆微点了点头，往后退了几步，“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审问疑犯的最新研究，人在说谎时眼睛会向右上方看。”

“你究竟想说什么？你认为我在撒谎？”沈先非有点微怒。

阿穆拍拍沈先非的肩：“哥们，别激动，我没说你撒谎，刚才你的眼睛在往左看。”

“穆大心理学家，你能不能切入正题？告诉我，我曾是H大的学生，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袁润之究竟有什么重要的联系？重要到昨晚半夜打电话给我，还有今天早上一大早又打电话提醒我要我过来？”沈先非的身体向后倚去，靠在沙发上，等着阿穆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。

“按理来说，做我们这行的，病人的资料是绝不能对外泄露的，”阿穆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，拿起一个文件夹，丢给了沈先非，“但是扯上你沈先非，我阿穆这辈子最铁的哥们，所以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了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你自己看吧。哥们我这次可是冒着犯法的险。不过呢，话说回来，同样是为了帮助病人，我这人就是实在。”

沈先非深皱着眉头打开眼前的文件夹，看着面前的病历，越看眉头皱得越紧。

阿穆不停地来回走动：“你还记不记得一个月前，就是约好了晚上一起吃饭，你撞到人的那天，当时我和你说我约了一个美女看诊？喏，就是这个女人，袁润之，昨天妃妃按例给她做了登记，我看了妃妃写的病因之后就傻了很久。你看见没？配偶一栏上的名字，写的是‘沈先非’，而这个‘沈先非’年纪与你相仿，并且也是H大商业美术系室内装潢设计专业。你可能会说这个‘沈先非’与你不是同一届，但你往下看，看看这个袁润之口述的内容，和她入学的年份，以及她形容的这个‘沈先非’的入学年份，刚好，与我们都是同一届。还有那里写的很多事情，与你那时发生的一些事还真的就挺像的。”



沈先非望着这份病历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愣了半天，说：“不是很像，是确有其事。”

阿穆听到这句话，刚喝进嘴里的一口水就喷了出来：“确有其事，你还就记不得这位美女师妹？”

“……我不知道。”

“哥们，你真的不记得这位比你低一届的师妹吗？是不是你招了什么烂桃花，然后无情地把人家给甩了，害得人家现在要到我这儿来看心理疾病？人家可是天天在意淫你是她老公啊。”

沈先非绷着一张脸，将手中的文件夹合上，站起身，毫不留情地砸向了阿穆那张臭嘴，有些生气：“你当我和你一样，从初中的时候就知道追女生，整天风流快活，换女人的速度比换衣服还快！”

“好吧，我约了她九点，还有十分钟就九点了。今天约你来，是让你当面看看，认不认得人家，回忆回忆。如果真不关你的事，那是最好，看完了人你就可以滚了。”

沈先非双手抄在西裤口袋里，深吐了口气，对阿穆说：“能不能抽烟？我想抽一支烟。”

“沈大帅，这里是医院。”突然，阿穆像盯怪物一样看着他，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在英国？”

沈先非没有应他，这时，内线响了。

阿穆接起电话，是助理艾妃妃，他对艾妃妃吩咐了几句，放下电话，他便说：“人到了。你过来看看，认不认识她？”

扒开百叶窗，沈先非在看到桑渝的一刹那，惊呼出声：“是她？”

“你真的认识她？”

“等一下，刚才那份病历上的名字是不是叫袁润之？”

“嗯哼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外面的这个女人并不叫袁润之。我之所以认得她，是因为一个月前我撞到的那个女人就是她，那一天，是我第一次见到她。”

阿穆摸了摸下巴，盯着沈先非的眼睛，没有撒谎，这样说来，那天这个女人和沈先非同时失约是事实。

“来看心理疾病的人比较特殊，大多数人会选择假名，倒是我少见多怪了。但不管怎样，这个女人所说的‘沈先非’与你可脱不了干系。”

“她叫桑渝，当时迫不得已，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，拿了她的身份证做了